



淮南子

〔汉〕刘安等撰

中国传统
启蒙教育精典
ZHONGGUO
CHUANTONG
QIMENG JIAOYU
JINGDIAN

B234.44
L585:1

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精典

淮南子

〔汉〕刘 安 等撰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淮南子/吴兆基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02. 9
(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精典)

ISBN 7-80120-658-4

I. 淮… II. 吴… III. 刘安—哲学思想—通俗读物

IV. B234.4—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2532 号

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精典

淮 南 子

著 者 [汉]刘 安 等撰

责任编辑 陶 玮

装帧设计 北京好思佳计算机图文设计中心

版式设计 春 生

责任校对 丰 滔

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

开 本 787×1092 1/32 开 印张/176 字数/3800 千字

印 刷 北京通县天宝印刷厂

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5000 套

书 号 ISBN 7-80120-658-4/G·260

定 价 224 元(全套 32 本)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 100029

E-mail: zghqbs@163.net

发行部 (010)64443051 传真(010)64443051

出版说明

《淮南子》是西汉前期由刘安与他召集的门客共同撰写的一部规模宏大、内容丰富的哲学和政治学巨著。

刘安(约公元前 179~公元前 122 年)是汉高祖的孙子。自幼聪颖好学、苦读历代圣贤之书,善观天下兴亡之事。

《淮南子》是汉代道家集大成的著作,是一部汉以前中国思想文化百科全书。书中包罗万象,内容涉及宇宙本原、政治、天文历法、地理学、文学,还反映了汉代医学、药学等方面的成就,《淮南子》容纳百家,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,是一部“牢宠天地博极古今”的著作。

《淮南子》全书共二十一篇,除第二十一篇《要略》作为介绍著书目的及各篇的内容提要外,其他各篇都冠以“训”,意思是各种理论观点的阐释、解说。

《淮南子》虽然是一本探讨天地自然、宇宙万物和人间道理的著作,但它绝不是一本枯燥无味、了无情趣的书。那深刻而又玄妙的道理、那严肃而又含蓄的人生哲理通过生动具体的故事体现出来,而貌似轻松的故事蕴涵着深刻的道理,看似幽默可笑的佚闻中隐藏着令人回味的人生真谛。

编者

2002.9

目 录

原 道 训	(1)
精 神 训	(29)
主 术 训	(50)
缪 称 训	(99)
人 间 训	(126)

原 道 训

夫道者，覆天载地，廓四方，析八极；高不可际，深不可测；包裹天地，禀授无形。原流泉沄，冲而徐盈；混混滑滑，浊而徐清。故植之而塞于天地，横之而弥于四海，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；舒之帙于六合。卷之不盈于一握。约而能张，幽而能明；弱而能强，柔而能刚；横四维而含阴阳，絃宇宙而章三光；甚淖而淖，甚纤而微。山以之高，渊以之深；兽以之走，鸟以之飞；日月以之明，星历以之行；麟以之游，凤以之翔。

〔译文〕

道，覆盖着天空，包蕴着大地，并扩延到四面八方。它的高度是没有边际的，深度也没有办法去测量；它可以把天地包裹起来，把它的力量施用到任何物体上。它就像涓涓的细流，从空虚的境界逐步转变到充实；就像汹涌澎湃的波涛，从浑浊不清逐渐变得清澈。把其直立放着，天地之间便到处是它；把其横着放倒，五湖四海又到处有它的身影。运用它是没有穷尽的，也永远不会有衰败的时候。当它舒展开的时候，可以笼盖四方；把它包卷起，还不满一握；捆扎起来，它却又能舒张开；当其暗淡时，却又能突然光芒四射；当其弱小时，却又可以突然强大起来；当其柔软的时候，又可以突然坚硬起来。贯穿天地间，囊括阴阳两极，维持着宇宙的运行，并使太阳、月亮、星辰发出光来。它非常柔顺平和，非常细小。但同时，它又使山峰更加耸立，潭渊更深，野兽依仗它所赐的力量^①奔驰，飞鸟靠着它所赐力量飞翔；日月靠着它面大放光华，星辰仰仗着它而移转；麒麟依仗着它出游，凤凰依仗着它展翅高飞。

泰古二皇，得道之柄，立于中央，神与化游，以抚四方。

是故能天运地滞，轮转而无废，水流而不止，与万物终始。风兴云蒸，事无不应；雷声雨降，并应无穷；鬼出电入，龙兴鸾集；钩旋毂转，周而复匝；已雕已琢，还反于朴。无为为之而合于道，无为言之而通乎德；恬愉无矜而得于和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；神托于秋豪之末，而大宇宙之总。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，节四时而调五行；响谕覆育，万物群生；润于草木，浸于金石；禽兽硕大，豪毛润泽；羽翼奋也，角觝生也；兽胎不殒，鸟卵不殒；父无丧子之忧，兄无哭弟之哀；童子不孤，妇人不孀；虹霓不出，贼星不行。含德之所致也。

〔译文〕

远古时候的伏羲氏、神农氏两个帝王，掌握了道的真谛，而兴起于中土，把精神与世上的千变万化结合起来，来抚慰普天下的黎民百姓。所以才能使天运动起来却保持地的稳定不动，就像车轮围绕车轴旋转而永不停止；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，永不停留，和世间万物同生共灭。就像大风刮起时云会升腾一样，万事万物没有不相应的；又像雷声滚滚时大雨就会淅沥一般，万事万物的反应是无穷无尽的；像鬼魂、闪电一样转瞬即逝；就如同神龙的兴起，却又似鸾凤的聚集；像轮子绕着车轴旋转，周而复始。虽然通过精雕细刻，仍保持着朴素的本色。两位贤帝王没有什么造作所做出的事情，都是符合“道”的规律的；不加修饰所讲出的话语，都是和“德”相通的。轻闲却不自矜，在天地和谐上获得了成功。天下万民的性情虽有所不同，但都没什么非分的想法。精神世界虽有时停留在细小事情上，而当其扩展开时却比天地的总和都要广阔。它的美德笼罩着天地并协调着阴阳两极，调节四季和五行；温存抚爱、开化孕育天地万物；润泽了草木，浸润了金石。飞鸟野兽都高大健壮，羽毛鲜艳；使鸟类的翅膀坚强，野兽的犄角高大。这样，飞鸟走兽都可以顺利生息并繁衍后代。父亲不会承受儿子死去的痛苦，

哥哥也不会遭到幼弟夭折的打击；儿童不会因失去父母而沦为孤儿，妇女不会因丈夫故亡而变成寡妇。那些代表着凶险预兆的虹霓和彗星也不出现。这都是因为两位贤王的恩德造成的。

夫太上之道，生万物而不有，成化像而弗宰。跂行喙息，蠕飞蠕动，待而后生，莫之知德；待之后死，莫之能怨；得以利者不能誉，用而败者不能非；收聚畜积而不加富，布施稟授而不益贫；旋县而不可究，纤微而不可勤。累之而不高，堕之而不下；益之而不众，损之而不寡；斫之而不薄，杀之而不残；凿之而不深，填之而不浅。忽兮恍兮，不可为象兮；恍兮忽兮，用不屈兮；幽兮冥兮，应无形兮；遂兮洞兮，不虚动兮；与刚柔卷舒兮，与阴阳俯仰兮。

〔译文〕

最高深的道，产生于万物间却不私自拥有，演化成世间万物的形象却不去主宰它们。那些走兽、飞鸟和昆虫靠着它才能产生，却没有任何动物对它感恩戴德；因它的缘故死亡，也没有任何一类去仇视它。获得利益的不赞美它，因它而失败的也不指责它。聚积财富并不是为自己增加财富，振危扶困，自己也不会变得穷困；非常的渺茫没有办法探寻根源，非常的细小到无穷尽的止境；层层累加起来也不会变高，摧毁它也不能使其倒下；使它增加却又感不到它的增多，削弱它又感觉不到它有所减少；刀砍斧削也不能使其变得薄弱，杀害它也不会使它有所伤残；挖掘它感觉不到它有多深，堵截塞住它不能使其变得浅起来。真是时有时无，无法描绘它的形象呵；若存若亡，永远不会枯竭呵；飘渺不定，根本没有形体呵；高深莫测，运动有序呵。真是刚柔相济，阴阳合一。

昔者冯夷、大丙之御也，乘云车，入云霓，游微雾，骛恍忽，历远弥高以极往，经霜雪而无迹，照日光而无景，扶摇挻抱羊角而上。经纪山川，蹈腾昆仑，排闾阖，沦天门。末世之御，虽有轻车良马劲策利镞，不能与之争先。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，澹然无虑；以天为盖，以地为舆，四时为马，阴阳为御；乘云陵霄，与造化者俱；纵志舒节，以驰大区；可以步而步，可以骤而骤；令雨师洒道，使风伯扫尘；电以为鞭策，雷以为车轮；上游于霄霓之野，下出于无垠之门。刘览偏照，复守以全；经营四隅，还反于枢。故以天为盖，则无不覆也；以地为舆，则无不载也；四时为马，则无不使也；阴阳为御，则无不备也。是故疾而不摇，远而不劳，四支不动，聪明不损，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，何也？执道要之柄，而游于无穷之地。

[译文]

很久以前，冯夷和大丙驾驶着雷车，用六条云彩作为马匹，奔行于微气间，在时隐时现的宇宙太空里奔跑。经过那些又高又远的地方，飞向没有尽头的地方。踏过霜雪却不留下任何痕迹，在日光照耀之下，又不显现影子。就着盘旋上升的扶摇、羊角之风向上飞行，跃过高山大川，最终到了昆仑仙境。推开登天的门，进到了天帝所住宫殿的大门。后来的驾驶者，纵然有轻巧灵便的车辆，优良的马匹，坚硬的鞭子，锋利的马镞，也无法和他们相比了。因此说只有那些掌握了“道”的人，安静得似乎没有了思想，淡泊得如同不需要考虑。把天空当作盖子，把大地当作车辆，把四季作为马匹，用阴阳两极来驾驭。驾着白云，直飞上九天，和天地共存灭。任思绪自由来去，松弛车节，奔向天的尽头。可以放慢脚步，缓缓而行，也可以高速奔跑。命令雨师在前边的道路上洒水，风伯在已过的路途上打扫干净。用闪电作马鞭，轰雷为车轮。向上一直遨

游到极幽远的地方，向下穿过那没有边际的大门。虽然到处观赏，却也不失去丝毫德性。虽管理着四方广阔之地，最终仍返回到中央。因此用天作盖子，任何事物都覆盖其中；用大地作车辆，任何东西都装载其间；用四季作马匹，则没有什么不是听任使唤的；用阴阳来驾驭，则世间万物没有什么不拥有的。这样，虽快却不左右摇摆，虽然遥远却不感到疲乏，四肢都不劳动，头脑的聪慧也不减少，却能知道上下八方的构成形状和止境，这是什么缘故造成的呢？就是因为掌握了“道”的精髓，进一步就可以引申到没有止境的地方。

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，因其自然而推之；万物之变不可究也，秉其要归之趣。夫镜水之与形接也，不设智故，而方圆曲直弗能逃也。是故响不肆应，而景不一设，叫呼仿佛，默然自得。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；感而后动，性之害也；物至而神应，知之动也；知与物接，而好憎生焉。好憎成形，而知诱于外，不能反己，而天理灭矣。故达于道者，不以人易天，外与物化，而内不失其情。至无而供其求，时骋而要其宿。小大修短，各有其具，万物之至，腾踊肴乱而不失其数。是以处上而民弗重，居前而众弗害，天下归之，奸邪畏之。以其无争于万物也，故莫敢与之争。

[译文]

所以，天下的事情不是主观所能做成的，要依靠自然的规律去推动它；万物的变化不是人能穷究无遗的，要把握其主流，使其向总的方向发展。用镜子和水映照有形之物，不需要人为的安排，而方的、圆的、曲的、直的无不逼真地映照出来。回声不是特意要呼应声音，影子并非特意为物体而生，但是呼叫的回声，物体的影子，

都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地产生。天生喜欢清静,这是人的天性。对外物有所感动而生情欲,这是对天性的损害。外物进入感官,精神就会产生感应,这是神智在起作用。神智加于外物,就会产生好恶之情。好恶之情形成了,而神智被外物诱惑,不能使自己返回到天性,这就灭绝了天理。因此,能够通这通的人,不因为人事的原因而改变天性,外表和事物一起变化,但内心却不会失去本性。道虚无至极,但能满足万物的需求,它不时地运动变化着,但能控制事物向一定的方向发展。大小、长短的特征,各种事物都具备,万物的产生发展虽然繁多,但都不会离开道的规范。所以,得道者,居于上位而百姓不会认为权势重,处于人前而众人不会感到有祸害,天下的人都归附他,奸邪小人都害怕他。因为他不与万物相争,所以没有谁敢和他争斗。

夫临江而钓,旷日而不能盈罗,虽有钩箴芒距,微纶芳饵,加之以詹何、娟嬛之数,犹不能与网罟争得也。射者扞乌号之弓,弯棋卫之箭,重之羿、逢蒙子之巧,以要飞鸟,犹不能与罗者竞多,何则?以所持之小也。张天下以为之笼,因江海以为之罟,又何亡鱼失鸟之有乎!故矢不若缴,缴不若无形之像。夫释大道而任小数,无以异于使蟹捕鼠、蟾蜍捕蚤,不足以禁奸塞邪,乱乃逾滋。昔者夏桀作三仞之城,诸侯背之,海外有狡心。禹知天下之叛也,乃坏城平池,散财物,焚甲兵,施之以德,海外宾伏,四夷纳职,合诸侯于涂山,执玉帛者万国。故机械之心藏于胸中,则纯白不粹,神德不全,在身者不知,何远之所能怀!是故革坚则兵利,城成则冲生,若以汤沃沸,乱乃逾甚。是故鞭噬狗,策蹄马,而欲教之,虽伊尹、造父弗能化。欲寅之心亡于中,则饥虎可尾,何况狗马之类

乎！故体道者逸而不穷，任数者劳而无功。

〔译文〕

到长江垂钓，全天所钓之鱼装不满一筐，虽然钓针尖细且带有锋利的倒钩，钓绳纤细，鱼饵芳香，加之又有詹何、娟嬛那样高超的技术，还是不能和用网者所捕之鱼相比。射箭的人安装乌号之弓，张开棋地之箭，加之有后羿、逢蒙子那样的射技，来射取疾飞之鸟，所获之数依然不能和张网捕鸟者相比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所用的工具太小了。如果张开天下把它作为笼子，用长江大海作为罗网，又怎么会有逃走的鱼和鸟呢！所以，普通的箭不如系有丝绳的箭，系绳的箭不如无形的大网。所以说丢下大道而使用小技，与让螃蟹捕鼠、癞蛤蟆捉跳蚤没有什么差异，不能够用来禁止奸佞，杜绝邪恶，祸乱反而会越来越多。从前，夏代的鲧修筑三仞高的城墙，导致诸侯背叛了他，四海之外的人都产生了狡诈之心。夏禹得知天下背叛了鲧，便毁掉城墙，填平护城河，发放财物，销毁铠甲兵器，向人们布施恩德。于是四海内外全都归服，诸侯朝贡，他在涂山大会诸侯时，奉玉帛前来朝拜的就有上万个诸侯国。所以，如果胸中隐藏着巧诈之心，那么原本纯白的道就不精纯了，精神专一的德就不完全了。连在身边的人都不了解，怎么能使远方之人归服呢！所以皮甲坚硬，则兵器就会锋利；城墙修成，则攻城的战车便会随之产生，犹如用开水浇息滚沸的水一样，只会乱得更加厉害。因此，抽打咬人的狗，鞭打蹬蹄的马，想驯服它们，即使是伊尹、造父这样的人也难改变它们的性情。如果将贪婪和伤害他人的念头从内心消除掉，那么即使是饿虎也可以使之尾随，何况是狗马之类的呢！所以，依道行事的人安逸而作事顺达，玩弄技巧的人辛劳而没有成效。

夫峭法刻诛者，非霸王之业也；垂策繁用者，非致远之术

也。离朱之明，察箴末于百步之外，不能见渊中之鱼；师旷之聪，合八风之调，而不能听十里之外。故任一人之能，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；修道理之数，因天地之自然，则六合不足均也。是故禹之决渚也，因水以为师；神农之播谷也，因苗以为教。夫萍树根于水，木树根于土；鸟排虚而飞，兽蹠实而走；蛟龙水居，虎豹山处：天地之性也。两木相摩而然，金火相守而流；员者常转，寡者主浮：自然之势也。是故春风至则甘雨降，生育万物，羽者姬伏，毛者孕育，草木荣华，鸟兽卵胎，莫见其为者，而功既成矣；秋风下霜，倒生挫伤，鹰雕搏鹭，昆虫蛰藏，草木注根，鱼鳖湊渊，莫见其为者，灭而无形。木处榛巢，水居窟穴；禽兽有苑，人民有室；陆处宜牛马，舟行宜多水；匈奴出秽裘，于、越生葛絺：各生所急以各燥湿，各因所处以御寒暑，并得其宜，物便其所。由此观之，万物固以自然，圣人又何事焉！九疑之南，陆事寡而水事众。于是民人被发文身，以像鳞虫；短综不裤，以便涉游；短袂攘卷，以便刺舟：因之也。雁门之北，狄不谷食；贱长贵壮，俗尚气力；人不弛弓，马不解勒：便之也。故禹之裸国，解衣而入，衣带而出：因之也。今夫徙树者，失其阴阳之性，则莫不枯槁。故橘树之江北则化而为枳，鸬鹚不过济，貉渡汶而死：形性不可易，势居不可移也。

〔译文〕

动辄用严刑苛法杀人的人，不能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。经常用棍子鞭子打人，不是长久的办法。离朱的眼睛特别明敏，可以看清百步以外的针尖，可是看不见深渊中的鱼；师旷的耳朵非常灵敏，可以分辨八种不同的音调，可是听不见十里以外的声音。所以，仅仅凭一个人的才能，不足以治理三亩大的宅地；而遵循作为

规律的大道,根据天地自然变化的情况,就是整个天下也不难治理太平,所以夏禹治理洪水,依水流动的规律为老师;神农播种五谷,以禾苗生长的规律为教导。浮萍扎根在水中,树木扎根在土里;鸟翅排空气而飞翔,兽足踏地而奔跑。蛟龙生活在水里,虎豹居住在山中,这都是天地生长的本性。两块干木相摩擦而燃烧,金属遇烈火而化为流动的溶液,圆的东西经常转动,中间空的木类可以漂浮,这都是自然带来的属性。所以春风吹来雨水就该下了,万物得水就会萌生。有羽的鸟类会孵卵,有毛的兽类会怀胎。草木欣欣向荣之时,鸟兽孵卵怀胎。没有人看见它(实指道)干什么,使万物生长的大功却告成了。秋风起,寒霜降,生物倒运受挫伤。强健的鹰、鹏同凶猛的鸷鸟相搏斗,弱小的昆虫藏在土中过寒冬。草木将生命聚集在根部,鱼鳖类相继潜入水底,也没有人看见它(也是指的道)做什么,却能使万物消声匿迹不见形影。依木而住的会筑巢,傍水而住的会打洞;禽兽有巢穴垫草,人民有居室铺盖;生活在陆地宜用牛马,生活在水乡宜用舟船;匈奴生产粗陋的毛皮袄,吴越会造凉爽的细葛衣。各自都生产自己急需的东西;用以防备干燥或潮湿的气候。各地人都根据自己的生活环境,用不同的衣物抵御严寒或酷暑。各人都能适应自己的环境,万物都有自己的用处。由此可见,万物本来都在按照自然规律活动,圣人又有什么事情好做呢!九疑山(即九嶷山)以南,陆地的事情少而水上的事情多。在这里生活的人们,剪发文身,以模仿有鳞甲的鱼类。他们只穿短裤不穿长裤,以便蹚水游泳;只穿短袖或把袖子捋起来,以便于划船,这全都是为了适应水上活动。雁门山以北的人,史称狄人,不吃五谷一类的东西。他们轻老年而重壮年,习俗是崇尚勇力。那里的人不解下弓箭,马也不解掉嚼子,这也是为了适应当地的环境。因此,夏禹到了南方的裸国,便脱掉衣服进去,穿上衣服出来,这是为了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。当今移植树木的人,不注意树木

的阴阳习性,就没有不枯死的。所以,桔树移植长江以北,就会变成枳树;鸕鶿不能渡过济水,狗獾过了汶水就会死亡。生理习性不可改变,生活环境也不能转移。

是故达于道者反于清静,究于物者终于无为。以恬养性,以漠处神,则入于天门。所谓天者,纯粹朴素,质直皓白,未始有与杂糅者也;所谓人者,偶谿智故,曲巧伪诈,所以俯仰于世人而与俗交者也。故牛歧蹄而戴角,马披髦而全足者,天也;络马之口,穿牛之鼻者,人也。循天者,与道游者也;随人者,与俗交者也。夫井鱼不可与语大,拘于隘也;夏虫不可与语寒,笃于时也;曲士不可与语至道,拘于俗束于教也。故圣人不以人滑天,不以欲乱情;不谋而当,不言而信,不虑而得,不为而成;精通于灵府,与造化者为人。

[译文]

所以,通晓“道”的人,可以返归清静的本性;深入探究事理的人,终究会自觉顺应自然规律的。用恬静培养性情,用淡泊陶冶精神,就可以达到自然无为的境界了。所谓“天”者,指的就是纯粹朴素,正直洁净,不曾与它物相混杂的自然无为的天。所谓“人”者,指的则是故弄玄虚,投机钻营,逢迎巧诈,与世俗私欲同流合污的人为的人。所以说牛蹄岔开而头长角,马颈长鬃而蹄完整,是天生的,带马笼头,穿牛鼻子,则是人为的,遵循自然规律的人,是与“道”同游的人;追求人为的人,是与世俗同流的人。同井里的小鱼不可以谈论大海,因为它长期拘守在狭隘的井底;同夏天的昆虫不可以谈论冰雪,因为它们深受季节的制约;同见识短浅的人不可以谈论大道,因为他们拘泥于世俗之见,深受世俗教养的束缚。所以圣人不因人为而干扰自然,不因人欲而骚扰天性。他们不经谋划

而行为得当,不必说话则人皆相信,不用思虑而需求自得,不需动手而事业自成,他们的精神来自心扉,以天地造化的规律为做人的准则。

夫善游者溺,善骑者堕,各以其所好,反自为祸。是故好事者未尝不中,争利者未尝不穷也。昔共工之力,触不周之山,使地东南倾,与高辛争为帝,遂潜于渊,宗族残灭,继嗣绝祀。越王翳逃山穴,越人熏而出之,遂不得已。由此观之,得在时,不在争;治在道,不在圣。土处下,不争高,故安而不危;水下流,不争先,故疾而不迟。昔舜耕于历山,期年,而田者争处埆塽,以封壤肥饶相让;钓于河滨,期年,而渔者争处湍濊,以曲隈深潭相予。当此之时,口不设言,手不指麾,执玄德于心,而化驰若神。使舜无其志,虽口辩而户说之,不能化一人。是故不道之道,莽乎大哉!夫能理三苗,朝羽民,徙裸国,纳肃慎,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者,其惟心行者乎?法度刑罚何足以致之也?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,保其精神,偃其智故,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,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。所谓无为者,不先物为也;所谓无不为者,因物之所为。所谓无治者,不易自然也;所谓无不治者,因物之相然也。万物有所生,而独知守其根;百事有所出,而独知守其门。故穷无穷,极无极;照物而不眩,响应而不乏。此之谓天解。

[译文]

善于游泳的人常常被淹死,善于射马的人往往被摔死。各自都把自己的特长,变成了自己的祸害。所以,好管事的人没有不受中伤的,好争利的人没有不变穷困的。从前,水神共工的力气,能

够撞倒不周之山，致使大地向东南倾斜。而当他同高辛氏争夺帝位时，因失败而潜入深渊，整个宗族被消灭，以至断绝了子孙和香火。越王的太子翳，不想继承王位，逃进山洞之中，越人硬是用火把熏出山洞，不得已，就出山为王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获得成功在天时，而不在争夺；治理国家在顺应自然规律，而不在圣人智谋。土地的位置低下，不同谁比高，所以能够平安无事；水往低处流，不同谁争先，所以能够奔流不息。从前，虞舜在历山耕地，一年以后，农民争着要种贫瘠的山地，而把肥沃的土地让给他人。虞舜在黄河边上钓鱼，一年以后，渔夫争着要去水流湍急的河段，而把水深鱼多的好港湾相让。在这期间，舜既没有动员，也没有指挥，而以自身的高超美德感化众人，效果奇灵。如果舜没有治理天下的心愿，虽然能言善辩，且挨户去作宣传，也难以感化一个人。所以，不用言辞表达的“道”，才是天下最大的“道”！舜能够治理好三苗，使羽民国来朝贡，让裸国来臣服，接见肃慎族，未发号施令，却能改变其风俗习惯，是内心感化才能做到的！仅仅靠法度、用刑罚，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呢？所以圣人注重从内部修养根本，而不重从外部修饰细节；保养其内在精神，息灭其取巧心理。不声不响，似乎没有什么作为，实际上却是无所不为；不言不语，好像没有用心治理国事，实际上却是没有得不到治理的事情。所谓“无为”，就是不在事态成熟之前行动（即一任万物自然运动的意思）；所谓“无不为”，就是顺应万物的势态而行动。所谓“无治”，就是不改变事物的本质属性；所谓“无不为”，就是顺应万物变化的规律而治理。万物都有自己的产地，最要紧的是要守住其根本；百事都有自己的来路，最要紧的是要把住它的大门。因此，能够穷究无穷无尽的事物，达到无边无尽的境地。明察万物而不受其迷惑，响应万物而不感到困乏，这就是所谓“天解”。